

彝族少年小阿薩



彝族少年小阿薩

朱技能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6年·成都

彝族少年小阿薩

朱技能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狀元街二十號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0 • 24頁 • 1 3/5印張 • 21,000字

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8,273 定價: (3) 1角5分

統一書號: R 10118•18

目 錄

(1) 好吧，我來講	(1)
(2) 攻佔沙河寨，救出小阿薩	(2)
(3) 你們就是紅軍哪!	(7)
(4) 仇恨的烈火	(11)
(5) 當年紅軍撒下的種子	(14)
(6) 阿媽的聲音	(17)
(7) 小阿薩的失蹤	(20)
(8) 小偵察員	(25)
(9) 逃出虎口	(30)
(10) 佯攻伏擊	(36)
(11) 后話	(43)

(一) 好吧，我來講

你們既然一定要我給你們講，那麼好吧，現在我就來給你們講一個彝族兒童小阿薩帶軍擒匪的故事吧！

這個故事發生在1951年的秋天，我們在大小涼山剿匪的第一次戰鬥里。唉，不行，要想把這個故事講得清清楚楚，光一開門見山就講內容還不行，還要先交代一下大西南初解放時的情況，你們才听得明白。

那時候，哪有現在這份太平光景，那些土匪啦，特務啦，還有被我們打垮了的國民黨濫軍隊啦，趁我們還來不及收拾他們的時候，就像蜂子朝王一樣搞起來啦。有些偏僻的地方，這些狗東西氣焰才叫兇哩！大白天里，到處殺人放火，佔市鎮，還要攻縣城哩！說到老百姓們就受夠苦了，好些人被弄得東逃西躲，無家可歸，到晚上只好睡在墳山坡上，大樹林頭……。

是啊，這個景象，哪能容得好久呢？還沒等到1951年的夏天，這些土匪便被我們打死的打死，向我們繳械的繳

械，剩下來的也就零零散散，三十五十的逃跑了。

我現在要講的，也不是打死的，也不是繳械的，單說這些逃跑的。這些王八蛋跑到哪里去了呢？當然，有的跑得遠，跑到國境以外去當“白華”去了；有的就在國內深山老林里躲起來，還想搗亂哩。別的不講，我現在就講一講逃竄到川、康、云、貴四省交界處的大小涼山里的一小股匪徒是怎樣被我們歼滅的吧！

(二) 攻佔沙河寨，救出小阿薩

大小涼山里的山，那才叫做山哩，一走就是好几百里的連半个人影也找不到的原始森林。更厲害的是好些山头上的冰雪，終年四季都不溶化，甚至五黃六月也還飄着鵝毛大雪。怪不得這些土匪要跑到這里來。但是，這還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在這高山密林的地方住着的絕大多數都是和外界疏遠的彝族兄弟。咳！在這些地區剿匪，就要比別處困難多啦。可是，這道理誰都明白，我們是各民族人民自己的軍隊呀，還能夠因為這樣一點困難就丟下這一帶的民族兄弟，讓他們在水深火熱中不管嗎？不能。

所以還沒等到那年的秋天，我們部隊便開始向涼山地區進軍啦。

說到剿匪，同志們真是高兴得了不得。在進攻涼山的第一次战斗——攻佔涼山地區土匪的前衛司令部沙河寨的時候，上級決定由我們这个偵察班負起進攻中的尖刀任务。这就叫人高兴啦。就憑这个，我才給你們講得出这个故事來呢！

这一仗打了五个多鐘头，我們猛烈攻擊的那个勁兒，把涼山的地皮都震動了。到了中午時分，我們插进了这个位置在山坳里、不过二三十戶人家的彝胞小寨子。这个寨子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彈坑，还有就是烟火迷漫和空無一人的土屋。土匪在我們開始進攻的時候，不但把彝胞的糧食、牲口搬得一干二淨，而且連人都搶走了。

在我們部隊里，每到一個新地方，对地形、敌情的搜索，早已成为常事了。一解放了这个寨子，我立刻和副班長張泉同志帶領着战士們，迅速向前搜索着。

我進到一座破舊的土屋，屋里的情况，也就是我剛才講的那樣，冷冷清清，零零乱乱的。我還沒有搜完一間房子，班副气喘喘地跑了過來，一跨進門就大声向我報告：

“班長同志，班長同志，你看……寨西燒房子啦！”

我走了出來，果然看見离这个寨子約莫半里路的小山灣里，有一座小房子正冒出熊熊的烈火。

時間毫不允許我詳細詢問和考慮下去，我立即率領着正在進行搜索的戰士們，直向那里跑去。

這是一座二層樓的小土屋。我們跑到那里，烈火已經燒着了正屋的木板門了。我迅速地給戰士們作了一些布置，便和班副鑽進了正在燒着的屋子里去。

房里黑昏昏的，特別是在這濃烟迷漫下，使人兩眼火辣辣的，淚水直流。我看見啦，這所房里的一切，顯然跟其他房子完全不同，四壁的東西雖然也有些零亂，但却根本沒動過。廚房里的飯呵、菜呵、還有樓梯下的小半黃桶苞谷呵，都還是好好的放在那里。

一種說不出來的血腥味，夾雜着東西燒着了焦臭味，真燻得人直想嘔。我立刻意識到：这里面一定有人被殺死了。我迅速穿過了東屋，又跑到了西屋，卻沒看見半個人影。我望了望二樓，那上樓的矮梯快要被烈火燒斷了，我知道，那上面就是彝胞們最尊貴的地方——經堂。一種人民戰士應有的責任感，促使我必須立即上去檢查

一下，我提起了手里的冲锋枪，从熊熊的火簇里攀登了上去。

屋子里乱翻翻的，我藉着正在冒烟的火光，看见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伏在一个满身血跡的彝族老大娘身上，这老大娘的脸，已经血跡模糊得看不清楚了，不过从她那紧握着的拳头和撕碎了的衣裙上看出，她一定是经过一场激烈的反抗之后，才被敌人的枪击倒下去的。班副張泉同志把手伸去检查了一下，老大娘早就停止呼吸了。至於这个小孩子呢，虽然脈膊还在跳動，身上也沒有伤痕，但是已经昏迷过去了。

本來，在經過不少次战斗的我的身上，不是那么容易激動的，但是在这時候，我却站在躺着彝族同胞死屍面前，怎么也按不住心头的憤怒了。

我毫不猶疑的抱起了小孩子，副班長也隨着拖起了这老大娘的屍体，迅速的从火簇中滚了下去。

恰巧這時团首長也望着这火光走了過來，他一面指揮着战士們救火，一面听着我關於这一段情况的彙報。他听完以后，馬上也沉入了这使人憤怒的情緒中。他一句其他的話也沒講，只簡單的叫我把小孩子暫時就安置在班里，

要我們好好的照顧他的一切。

就是这样，这小家伙便和我們住在一起了。



(三)你們就是紅軍哪!

沙河寨解放了，匪軍打跑了，但是敵人並沒有死心。早前住在寨子里的匪前衛司令部的匪徒們潛藏在寨東南和寨西南的大山上，企圖在我們進軍以後，襲擊我們的後路。所以上級要我們肅清這山上的匪徒，然後步步推進，逐次清剿。怎樣剿法呢？山上森林又大，匪徒們的情況也還不夠了解。當然，我們偵察員應該担起這個任務，把敵人情況弄清楚。任務一加重，同志們的身體便更加疲勞啦，但是不管怎樣疲勞，大家對於這個放在我們班里的彝族小孩子還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來照顧他的。

別的不說，就在小孩子剛到我們班里那天，大家連自己的舖位都還沒弄好，就搶着請衛生員來給他檢查，給他安好一個小床舖。他剛清醒過來，大家又忙着燒水給他擦澡，並且拿出自己心愛的毛衣來給他穿上。我們班副還抽出時間來把小孩穿的那件沾滿血跡的衣裙洗得干干淨淨。但是儘管大家怎樣對他好，他呢，不論你問他什麼，他不是用一雙懷疑的眼光呆呆地望着我們，便是木癡癡的坐着



不說也不笑。假如你不叫他，他簡直會坐在那里，半天也不動一動。開飯時，我們連里的小个子通訊員，不知从哪里特別的按彝族的生活習慣，給他弄了些玉米粑、干牛肉和水梨茶來給他吃。可是等我們吃完飯又再去看他，他依然是和先前一樣的坐在那里，除了吃掉一小塊玉米粑，其它什麼也沒有動過。

當天夜里，天黑黝黝的。我翻身起來，正準備出去查哨，忽然聽見那小娃娃哭了。他哭得那麼傷心，我揭開蚊帳看他，他又迷迷糊糊的翻過身去睡着了。因為任務要

緊，我也沒有叫醒他就去執行任務去了。

到了第三天下午，我剛完成任務回來，照例提着筐子去拾牛糞。可是我拾了好久，却連筐底都沒有填滿。我正焦急的想着如何克服這缺乏柴火的問題，忽然從後面傳來了那個孩子的喊聲：“喂，這一帶沒有，要那半边山坡上才有。”

我順着他所指的方向走去，果然在一片長滿荒草的斜坡上，到處都是牛馬糞。我一边把牛馬糞拾起來放在筐子里，一边用誇獎的語氣對他說：“小弟弟，你真精靈，你怎么知道這裡才有呢？”

“怎么不知道呢，這就是以前我和我阿媽一起放牦牛的地方啊。”還沒等我說完，他就天真地搶着告訴我。

我望着這個幾天以前還是一個癡癡呆呆的孩子，心里真有說不出來的高興。我早就想了解他家庭的情況，聽到他提到他的阿媽，我連忙接着問他：

“小弟弟，你的阿媽呢？”

不知怎的，連問了好幾聲，都沒有聽到他的回答。我抬起頭來，才看見他的眼圈都紅了，差不多快要哭起來了。我也就這樣結束了和他的第一次談話。

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小鬼虽然隨時都跟着到這到那，但除了有時說几句簡單的話，一提到他的阿爹阿媽，便什麼也不談了。到了第六天下午，小娃娃又跟着我一路出去啦，這回這小家伙却沒有先說別的，一開腔就說：

“喂，你們是不是紅軍？”

我回過頭來，看見他圓溜溜兩個眼睛盯住我。我真連想都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小小年齡的彝族孩子，怎麼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對，我們是紅軍，也是解放軍，也就是其他民族所喊的大軍，以後你叫我大軍叔叔吧。”我這樣熱情的告訴他。他還沒有等到我把話說完，箭一樣的扑到我的懷里來了。他眼里含着晶瑩的淚花，我完全懂得，這並不是悲傷，這是十分興奮流下來的熱淚。接着我便開始慢慢的問起他和他家裏寨里的一切。這次他完全不是以前的別别扭扭的樣子，而是變得那麼天真直爽，任隨你問他啥，他都詳詳細細的回答。根據小家伙幾次所談的話整理起來，是下面這樣一回事：

(四) 仇恨的烈火

小鬼的名字叫阿薩，和他阿爹阿媽一家共三口，原住在昆明通往康定的官路上，開馬店還販賣山貨。他阿媽雖然是一個彝族人，可是能說得滿好的一口“官話”（漢話）。當小阿薩還只有四五歲的時候，阿爹阿媽還帶他到過外邊的大都市康定哩！不幸的是他們從康定回來的第二年的十一月間，國民黨反動派從西昌派出了三個團的兵力，在几架美國飛機的掩護下，對住在涼山一帶的彝胞發起了進攻。（註一）他阿爹參加了果基古木（註二）的彝胞軍。經過一年多的鬥爭，彝族軍雖然獲了勝，可是他阿爹卻被國民黨的一個麻臉團長捉去，殺死在西昌城里，永遠也不能再回來了。他們的那所房子，因為是在通往涼山的官路邊上，也被匪徒們燒得一干二淨。他阿媽看見人也死了，

（註一）即1946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為了“剿滅”彝胞而發動的那次進攻。

（註二）果基古木：涼山彝胞們自己的領袖，解放後擔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現在是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委員。

房子家俱也被燒光了，便在親鄰們的幫助下搬到這裡來住。

這時候小阿薩已經不算小啦，快滿八歲了。他的確是阿媽的好孩子，白天幫阿媽看管小羊羔和小牛崽，晚上也能幫他阿媽磨玉米做零活啦。在沒有事做的時候，小阿薩最愛坐在阿媽的身旁，听阿媽給他講故事。阿媽常常告訴他，叫他別忘了他爹是怎樣死去的，要牢牢記住他爹的仇人，長大以後，給他爹報仇。

每當他媽給他講起這些事情的時候，小阿薩總是耐心的听着，有時還大睜着一雙圓圓的黑眼睛凝視着他的阿媽，有時也翹起小嘴提出一些不懂的問題來，比如：老黃狗們（註三）为啥要殺彝胞？阿爹跟他們又沒有仇恨，为啥那個麻臉家伙要殺他？……等等。可是這些問題連他阿媽也理解不透，又叫她拿什麼來給小阿薩解釋呢？小阿薩提出這些問題，除了使他年老的阿媽回憶起他死去的阿爹而更加傷心外，還能起到什麼別的作用呢？不過小阿薩却也非常聰明，當他一見到他阿媽掉淚的時候，便什麼也不再

（註三）老黃狗：涼山一帶彝胞們對國民黨匪軍的一種賤稱。

問下去了。他總是伏在他阿媽身上堅毅的說道：

“阿媽，你別哭了，我長大起來一定給我阿爹報仇！”

他已記不清楚是他們搬來后的第二年還是第三年，這個寨子里突然搬來了一個滿臉大麻子，同時還帶着許多金銀財寶的“客家”（註四）。在背地里，有人說他就是當年殺死小阿薩阿爹的那個家伙。可是這個“客家”來到這裡以後的一切表現，與前次來“剿彝”的那些老黃狗們完全不同啦。他來到這裡以後，不但特別和這裡的上層人物混得頂好，就是對一般的彝胞們也頂不錯啦。他常常和彝胞們一談就是半天，而且在有些彝胞缺衣少食的時候，他也能將自己的東西借給他們。日子一久，彝胞們都和他混得很熟，並且知道他名叫“馮應宜”。

秋天過去後，冬天又來了。一隊隊亂七八糟的老黃狗個個垂頭喪氣，拖着槍稀里嘩啦的從這裡退走。這些像土匪一樣的國民黨匪軍，不但公開的搶走了彝胞們的牛羊，還搶走了糧食、衣物，還有一些年青的彝胞，也被他們活

（註四）客家：彝胞們指外面初遷入涼山地區的漢人。